

中秋时节

□安殷

中秋时节适合登高。尤其是蓝天白云,让人极想去爬山,去登高望远。若是出一通汗,凉风一吹,更是神清气爽。这时候的天才是真正的天,湛蓝、深邃、悠远、辽阔。偶尔飘来的几朵白云,使这深蓝不至于太单调,所谓的“天高云淡”,应该就是这样。

秋天多霞。朝霞固然美,但太匆匆,难有回味,而晚霞,则可以慢慢欣赏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可以确实实地感受到成熟的气息。田中的晚稻沉甸甸地低垂着,收割还早,稻叶挺拔,黄绿相间,大片相连。甘蔗林高耸着,连绵一片,很有气势。甘蔗叶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宝剑,蔗皮已是绛紫色了,天气再凉一些,就会更甜,可以上市了。抬头看,彩霞满天,像是金凤,过会又变成了游龙,非常漂亮。

老家的桂花已经开了。这时的乡间花也不少:秋葵花鹅黄,喇叭花紫兰,凤仙花多彩,夜来香迷人。茛苕在竹篱笆上探头探脑,随风摇曳。鸡冠花开在墙角屋前,红艳一片。当然最清雅的还是桂花,桂花的花朵不大,小米般大小,胜在香,胜在香气清悠,有余味。有了这花,会有这种心态:良辰喜有月,清夕庆无云。怡芳满天宇,勿用俗香焚。

昼夜温差增大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,不用催就会有惊喜。某一天深夜或是清晨起来,闻到一阵清香,带点甜味,那就是桂花,于是心中无限喜悦。对于桂香,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:这迷人的香幽,要怎么爱才算够?我要把你吸进胸腔,喝入口中,吃进肚里,如此,心才安。对你的相思,不死不休。

在北方,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。在青岛读的大学,中秋时路近的和青岛市区的同学都回家了,剩下路远的一拨人,学校开放食堂允许以班级为单位包饺子。一年内可以集体包两次

饺子,一次元旦,一次中秋。我那时是班长,组织同学们去买面、肉和菜,自己动手在食堂里一起包,饺子的手艺就是那时候学的。煮好吃完后,一大帮人步行去公园,在大草坪上团团坐下,随意聊天。月亮出来了,分吃带来的月饼,一边赏月,一边唱歌,于是也就不那么想家了。第一次去山东女友家也是在中秋节,她家人很客气,包了饺子,炒了菜,坐在马扎上开始喝酒。他们喝的是高度白酒,我不胜酒力,没等他们灌酒就晕了,也不觉得出丑,直接躺床上了。等我醒来,他们酒席刚散,在女友的搀扶下出门,抬头一看,好大的一轮月亮,心中隐隐有种幸福。

如今回到宁波,中秋节都是回老家,而且常和国庆节连在一起,回老家除了和家人团聚,还可以与朋友同学相聚,不管品茗还是喝酒,都优哉乐哉。但有一年的中秋,却遇到在单位24小时值班,没能回老家。望着空中如水的圆月,想起老家门前的桂花该开了。

那个愧疚的中秋节

□曹银员

我曾是一名东北野战部队的军人,多年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。虽然已习惯了独自生活,可父母心里却一直记挂着儿子。1978年5月,我从部队回到地方(故乡)后,在城里有了了一份稳定工作,而且在亲朋帮助下很快有了一套住房,一个人自由自在生活,心里感到蛮惬意。

当年中秋节,有位老战友请我到他家吃晚饭、同赏月。谁知,“战友相逢千杯少”,何况又是中秋佳节,结果边聊边喝,不经意间老酒喝高点儿,只好留宿在战友的家里了。

夜晚的秋风吹得窗外樟树叶轻轻作响。不知是累还是醉,不一会儿,我便呼呼地睡着了。

翌日早晨,当我回到自己住宿门前时,顿时像被电击中一样,一下子傻了。只见憔悴的父亲一声不吭地倚着蜷坐在家门口。他看见我,一副吃惊的样子,立马起身掸了掸衣服,喃喃地说:“中秋节,你娘催我来看看你。咱农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,家里养的鸡也下蛋了,这不给你带来一些,还有刚买的肉馅月饼。昨天下午怪我来得晚,是翻山抄近道走过来的,敲门你不开(注:当时他没有手机),我想你一个人不会跑到

哪儿去的,晚些总能回家来睡觉,就在门外等候着。一等二等,谁知……”

爸!儿子好对不起您呀,让您孤单挨饿受凉一整夜,而我却傻乎乎的浑然不知。

眼前的父亲比以前衰老多了。此刻,突然想起昔日身强力壮的他驮着幼小的我满地爬的逗玩情景;想起父亲夙兴夜寐不停劳作,省吃俭用,拼死拼活也要供我上学的情景;想起昨日白发苍苍的他佝偻着腰,提着月饼拎着鸡蛋,为节省车费而黑灯瞎火在山道上徒步两个多小时的情景……他是想同儿子一起过中秋节啊!此刻,我的心里好难受,好酸涩,忍不住眼泪刷刷地奔涌出来。

你别难过啦,这没什么,我这把老骨头还硬着呢,就当作夜间看瓜地呗!憨厚的父亲笑呵呵地逗趣说。

这件凑巧的愧疚事就像刀镌刻的痕迹,从此永远铭记于我的心间。打那以后每逢中秋节(除特殊重要情况外),我都会带着父母最喜欢吃的肉馅和豆沙馅两种月饼,风雨无阻地赶到乡间老家,同父母一起品月饼,赏圆月,聊家常,一家人欢声笑语地过中秋节。

故乡明月

□许金达

在我不算太短的生命旅途中,曾经度过了许多个中秋节,但大都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,唯有1972年的中秋节,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,永远不会忘怀。因为就在那年,侨居新加坡的大舅舅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故乡——宁波,在小舅舅家和我家轮流住了三个月。而中秋节这一天,是他在宁波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。由于当时我们家的交通比小舅舅家方便,所以大舅舅决定,次日就从我家出发去宁波火车站。

那年的八月十五晚上,天气不算太冷。天空晴朗,蔚蓝的天空星斗满天,天边挂着一轮圆月。晚饭后,大舅舅、小舅舅、母亲和我们兄弟俩都坐在家门前的空地上,一边聊天,一边赏月。这时候只见大舅舅沉思片刻,对我小舅舅说:“明天我就要走了,但是你们兄妹俩的事始终让我放心不下。我在外三十年,今年回来,我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,这房子再不修,说不定哪天会倒塌的,万一伤着人怎么办?”这时,只听见小舅舅长叹一声:“阿哥,不瞒你说,生产队每年的分红,还不够糊口,哪有钱去修房子呢?”大舅舅想了想说:“我现在剩下的钱也不多了。这样吧,等我回到新加坡,给你寄200元钱来,你叫人把房子修好,这是件大事,耽误不得。”小舅舅一边擦眼泪,一边点点头。

大舅舅又回过头来叮嘱我母亲说:“阿妹啊,妹夫去世早,两个孩子小,还不懂事。你要好好保重身体,晚上早点睡,如果你累倒了,这个家怎么办?像洗衣服这样的事,你应该让孩子自己学着做,这样你可以轻松点。你的困难我已经知道了,我会尽我的力来帮你的。”母亲听到这里,不禁潸然泪下。她轻轻地说:“大哥,我知道了。”

这时,一轮明镜似的圆月已经挂在半空中,月光下的一切显得十分恬静。大舅舅看着那圆月,脸上露出了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复杂表情。那时我人小,还不懂,其实,大舅舅脸上所表达的正是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对家乡的真挚眷恋,只听见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:“1942年,我为了生计,只得随着族叔离开家乡去新加坡。在那里,我日夜盼望的,就是和你们团圆。刚去的那几年,兵荒马乱的,想回宁波也回不了。再后来又因为子女多,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心愿。每年的中秋节,当我看到圆月,就会想起家乡,想起父母,想起你们兄妹俩。”在皎洁的月光下,我发觉,他的脸上挂着晶莹的泪水。大舅舅顿了顿又说:“等以后新加坡和中国建交了,我乘飞机回来,再和你们一起赏月。”但大舅舅并没有实现他的诺言,就在他回故乡后的第三年的中秋节前夕,他因中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现在,每当中秋节的时候,我就会想,大舅舅要是活到现在就好了,我们一定会邀请他再回故乡来欢度中秋节,同时告诉他,三十年后的今天,故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小舅舅家那两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早已拆除,他们家搬进了80平方米崭新的套间。他的四个女婿,有的是公司的经理,有的是腰缠万贯的老板,日子过得十分红火。而我们兄弟俩,一个成了教师,一个成了医生。我相信,活在天国的大舅舅知道了这一切,一定会笑得很开心……